

时光
收藏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天天出版

汤素兰全新童话故事作品

时光 收藏人

汤素兰 / 著

三
天
人
民
文
学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光收藏人 / 汤素兰著. --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016-1345-8

I. ①时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童话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4061号

责任编辑: 陈 莎

美术编辑: 王 悦
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 璞

出版发行: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网址: 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邮箱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本: 880×660 1/16

印张: 11

版次: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89 千字

印数: 1-20,300 册

书号: 978-7-5016-1345-8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汤素兰

剪贴 我的白日梦



常有小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童话。我说：因为我喜欢做梦，尤其喜欢做白日梦，当我把我的白日梦写下来，就变成了童话。

比如，前年我去印度尼西亚的民丹岛旅行，在暮色中看到头顶的天空中有大朵大朵的云，仿佛只要我一伸手就可以够着它们。那些云不断变幻形状，好像是谁正在以天空为画布画画。我当时就想，我一定要为那天黄昏民丹岛的云写个童话，于是就有了《猫的绘本》这个故事。去年春天，我认识了一个民间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，她当时正在发起一项寻找野生穿山甲的活动，可是，她和她的工作团队在野外地毯式搜寻了六次，也没有找到哪怕一只野生的穿山甲。她的话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，那会儿我家后山上就有穿山甲，我们当地叫它们“土鲤鱼”。才几十年的时间，这个曾经常见的物



种就濒临灭绝了，我很难过，于是，写了《一本书书店》这个故事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一群残障儿童，他们的生存状况引起了我的思考，回来以后，我写了以残障儿童为主人公的《小魔术师珊诺》……

这本集子里的每一个故事，我都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触发我的灵感，让我展开自己的想象，并将它们写下来的。

当有人把事情想得过分美好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说他在“白日做梦”。童话其实就是作家的“白日梦”。童话通过“想象”，使作家能描写一些“不可能的事”，这正是童话的魅力所在。童话作家写的不是现实的可能，而是愿望的满足，即让梦想成真。比如我知道在北极荒原上生活着北极狐，它们的样子特别可爱，但是它们也特别孤独，于是，我通过想象，为一只可爱而孤独的北极狐找来了“朋友”——一个爱斯基摩女孩，女孩每年夏天都会跟爸爸一起，为到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科学家当向导，寂寞的女孩子遇到孤独的银狐，于是发生了美好的故事。

童话的想象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可以通过虚构和夸张，让它们



比符合情理的真实故事含义更丰富，更容易被我们理解。比如在《一本书书店》这个故事里，我真实地描写了一些物种的灭绝，又通过虚构的“一本书书店”来集中记录那些灭绝的物种。当我们看到一本书书店里无数的“一本书”，我们是不是会更强烈地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呢？

古代哲人庄子说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现代散文家朱自清也说：“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影子。”确实，时光一去不复回。有的人明白时光的宝贵，努力学习知识；有的人为了不虚度光阴，拼命工作，建功立业。我也常想，在这飞逝的时光里，我又能留下一点儿什么痕迹来作为证明呢？当我看着这些故事，回想起一个又一个白日梦的时候，我便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，因为这些故事就是我生命的痕迹，是对过往时光的收藏。现在我把它们剪贴成册，编辑成一本书，与小朋友们一起分享。

目 录

一本书书店	/ 1
时光收藏人	/ 14
黄与红	/ 23
小魔术师珊诺	/ 33
猫的绘本	/ 42
银狐和女孩	/ 51
月光天鹅湖	/ 61





小老鼠的中秋节	/ 71
一朵开心的笑	/ 79
我的影子人	/ 88
桥姥爷	/ 99
巧星和仙月	/ 112
戴黄花的丁婆婆	/ 120
彩云幼儿园	/ 140



一本书书店



去年五一劳动节，我回了趟乡下，正好赶上太阳雨。南方五月的天气已经非常闷热，如果又碰上太阳雨，你能明显地感到地上有一股湿热的气流在蒸腾。这种湿热不像盛夏那样令人难受，不会让你觉得闷，反而会带给你大地万物生长的蓬勃气势。事实上，在南方，五月正是万物生长的最佳时期，只需一个晚上，篱笆上的牵牛花就会爬过墙去，用细细的触须探向临墙的银杏树。

这个季节山上的物产也很丰富。映山红和桔木花开得漫山遍野。各种浆果开始从青转黄，早熟的已经泛红了。布满苔藓的岩壁上总是铺着厚厚一层地木耳。杂树丛中，味道鲜美的蘑

菇争先恐后地长出来。

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进山去采过蘑菇了。但是，那天当太阳雨停下来，我看着蓝天下的金色阳光，看着雨后更见青翠的山林，我实在忍不住要进山去的冲动。于是，我拎起一只小竹篮，像小时候采蘑菇一样，独自进了山林。

这里是我从小熟悉的山林。高大的枞树上，针叶茂密，遮住了阳光。枞树下是丛生的各种杂树和灌木，蘑菇就长在树根下或者灌木丛里。雨后的蘑菇又多又新鲜。我弯着腰只顾捡着，猛一抬头，却看见树林中有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有座树皮小屋，小屋的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头招牌，写着几个字：“一本书书店”。

“一本书书店！”店名奇怪，这书店开的地方更奇怪。山林里有谁会来买书呢？凡是开店做生意的，都希望货品越齐越好，如果只卖一本书，怎么能成为一家书店呢？
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拎着篮子，走出树林，走向这家书店。

“有人吗？”我敲敲门，把头探向书店。

书店的面积不大。三面墙放着书架，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本本书。有一面墙开了一扇落地窗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映出一片长方形的光影，好像一张蜜色的地毯。落地窗

边有一张桌子，桌前坐着一个个子瘦小的老头儿。我敲门询问的时候，老头儿从书桌上抬起头来回答我：“有人。请进来吧。”

我把装蘑菇的小竹篮放在门外的台阶上，走进书店。老头儿从书桌前走过来迎接我。我发现这老头儿的个子比我想象的更矮小。他坐着和站着差不多是一样高。他可能比我平时见过的侏儒还要矮。书桌前放着一把梯子，刚才他是爬下梯子走过来的。把我迎进书店以后，他又爬上梯子，盘腿坐在书桌前的太师椅上。

书桌对面还放着一把椅子，显然是用来待客的。老头儿伸出手做了个请的手势，示意我坐在椅子上。

我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开始打量眼前的老头儿、书桌和这间书店。老头儿显然在书桌前写什么东西。笔筒里放着一把鹅毛笔，砚池里还有半池拌了朱砂的墨。书桌上摊开的是我所见过的土法制作的纸张，色泽淡黄，莹润如玉。用这种纸书写易干，墨迹不褪，经久耐用而且不会被虫蛀，适合长期保存。这种纸张极为珍贵，古代只有官府人家才用得起，现在也只是一些大书法家为了留下珍贵的墨宝才会偶尔用一用。这么珍贵的纸在老头儿的书桌上却有厚厚的一大叠，而且书桌旁边靠墙角的地方，

还像码柴一样堆着一大垛。

看来，这深山里住着富翁哪。有钱人就是任性，反正也不指望赚钱，开家书店好玩而已吧。我心里想。

再看那老头儿，穿着靛青色家织的老粗布盘扣对襟衫，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小了，但脸上并没有皱纹。

“既然来了，喝杯茶吧？”老头儿问我。

桌子上有一套紫砂茶具。紫砂泛出沉静的亮红色，一看就知道年代久远了。老头儿伸手拂过茶壶，茶壶里的水就腾腾地冒出热气。老头儿打开一个竹制的茶叶盒，用竹勺取出一小撮茶叶放在紫砂壶里，熟练地洗茶，烫杯，倒出两杯茶，一杯自己用，一杯用竹夹子夹住递到我的面前。面前的茶汤透着碧色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。茶还未入口，茶香已经使我深深地沉醉了。

茶过三巡之后，我问老头儿：“这儿为什么叫一本书书店呢？书架上明明有许多书嘛。”

“你自己去把书取下来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老头儿说。

于是我走到书架前，取下来一本书。这本书的书名叫《最后一只华南虎》。书页上的文字是黑墨拌了朱砂写成的，因此，

每个字都透着一种黑红色，显得苍劲凝重。纸张正是老头儿桌上摆着的那种土法制作的珍贵纸张。这本文记叙了一九五六年，最后一只华南虎出现在石峰山上，被村民集体围猎，最后被人用钢叉和茅叶枪刺死的事情。

我小时候听爷爷说过这件事。这是发生在我们村子里的真人真事。那时候我爷爷年富力强，他说他还跟大家一起参加了打虎行动，还说打死老虎的人被县政府授予了“打虎英雄”的锦旗。不过从此以后，石峰山上再也没有了老虎。

我又从书架上抽出另一本书，这本书书名叫《最后的松花蛇王》。书中记载了一个捕蛇能手捕蛇的故事。一九六一年，他在罍思峰下的石洞边捕到一条碗口粗、三米多长的松花蛇。原来这条蛇是松花蛇王。松花蛇是家蛇，喜欢住在人家里，能捕老鼠，帮人看家。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起过，我家也曾经有一条松花蛇，每到夏天天气热，松花蛇就跑到蚊帐旁边来睡觉，帮助母亲纳凉。蛇身上冰凉冰凉的，有蛇躺在旁边，就好像床边装了一台空调。这条蛇还特别通人性，它怕吓到我母亲，就隔着一床蚊帐，睡在蚊帐的外面。母亲年轻的时候皮肤特别好，夏天从来不长痱子，别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只有母亲自己知道。





我小时候一到夏天就希望能遇到一条母亲曾遇到的松花蛇。可惜，我一直没有遇上……读了这本《最后的松花蛇王》，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：没有了松花蛇王之后，松花蛇王国群蛇无首，蛇国自古以来的规章制度也失去了传承，家蛇变成了野蛇，经常伤及人畜，因而也经常被抓，被杀……

书架上一本又一本书，书名都叫《最后的×××》，有《最后的云豹》《最后的穿山甲》《最后的豺狗》《最后的岩鹰》……书中记录的有些事情，甚至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。比如最后一只豺狗被从山里赶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五岁多了，那天全村的人都去吃了豺狗肉，听说比鸡肉还好吃。我没有吃，因为我很害怕。而最后一只岩鹰是被我的同学用他家祖传的粘岩鹰的工具粘住的，被我的同学卖给供销社，换了一叠小人书回来，那些书我还跟他借来看过。

书中记载的都是我们村子里或者这一片山林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有的事情发生的年代已经很久了，这个老头儿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觉得奇怪，于是问他：“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看到的，听到的。”老头儿说，“我其实一直住在这儿。”

“可是，我怎么不认识您呢？我小时候也来这儿采过蘑菇，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家书店呢？”我问。

我还猜想，他大概跟我一样，是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的，后来来到外面读书，现在回到故乡，在做一些故乡的民俗资料整理工作吧。

想不到老头儿是这么回答的：“这间书店一直都开在这儿，你小时候没有看到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看不见它。”

“您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不是瞎子，我一生下来眼睛就看得见的。”我立刻反驳他。

“有些事情，眼睛是看不见的，要用心才能看见。”老头儿说。

这话听起来很熟悉。在《小王子》那本书里，狐狸就是这么对小王子说的。

为了表示我听懂了这句话，我沉默着点点头。

“书架上的书，每一本都是《最后的×××》，难道我们这片山林里已经有这么多动物消失了吗？”我指着小屋三面墙书架上塞得满满的书，问老头儿。

“不只是动物，还有植物，还有人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的故事我都记录，还有风俗习惯。”老头儿说，“你还